

為什麼「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耐看

葉梅

七日談

（北京篇）

在西安古城二十公里外，秦嶺北麓的山腳下，安然聳立着一座承載關中千年煙火的文化殿堂——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依山而鋪展開的明清古民居群落，古樸規整、含而不露地藏着一層層歷史的厚重。這裏以海量的民間民俗收藏、鮮活的非遺傳承，成為西安文化版圖中十分耐人品味的一隅。去過的人都說，那地方「耐看」。

筆者也曾前去參觀，卻是一個冬日，天氣雖冷，但一路看去竟不覺得寒意，心思全在眼前那些耐看的物件上了。那種耐看，不是一眼驚艷的視覺衝擊，而是令人佇足揣摩的味道及歷史。參觀時得知，該院由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勇超先生一手創辦。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王勇超在渭北一帶的古民居周圍發現大量石雕、木雕及民間日用藝術品，大多散落在農家、田頭，而且一些文物販子正在暗中倒賣，導致這些珍貴的物件流散損毀。他心痛不已，「搶救、保護、傳承、研究」的決心和努力從那時便開始，他全力投身民間文化搶救，先後組建隊伍，行程數十萬公里，進行民間普查與保護性徵集，並逐步建立起「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

關中即陝西中部渭河平原，南靠秦嶺、北依高原，土地肥沃、地勢險要，自古為「八百里秦川」，這裏是周、秦、漢、唐等王朝建都之地，是中國大一統文明的核心搖籃與絲綢之路起點，華夏文明重要發祥地。關中承載了厚重歷史文化，長期佔據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中心地位。王勇超創辦的關中博物院於幾十年間，已累計搶救保護「周秦漢唐至明清」各類遺物四萬餘件（套），將散落在關中大地瀕臨滅失的民俗瑰寶匯聚一堂，涵蓋石雕、木雕、磚雕、古傢具、民俗燈具、木版年畫、度量衡器具等十大品類；更從關中各地遷建四十院近

千間明清古民居，成為西北地區規模最大、藏品最豐富的民營民俗博物院。

所謂耐看，正是在於這座博物院的建築以及展示的器物，從生產到生活，全方位還原了關中百姓的煙火日常，構成了一部立體的關中民俗百科全書。這裏的收藏貼近民間、貼近生活，每一件藏品都帶着人世間的溫度和鄉土故事，而在眾多民俗收藏中，八千六百餘根歷代控馬樁堪稱「鎮院之寶」，是最具辨識度的文化符號，被文博界專家譽為「地上的兵馬俑」「世界性民間石雕瑰寶」。

那些控馬樁雕刻精湛、文化多元，主要出自關中渭北一帶，以富平橋山青石為材，經民間匠人精雕細琢，成為兼具實用功能、審美價值與民俗信仰的藝術珍品。控馬樁並非只是控繫馬匹所用，還有着鎮宅辟邪、彰顯門第、祈福納祥等多重內涵，整體分為椿首、椿頭、椿體、椿足四部分，椿首圓雕造型各異，獅子、靈猴、胡人、仕女等形象栩栩如生，椿頸浮雕花卉、瑞獸與吉祥紋樣，寓意深邃。其中，乾隆十九年獅首控馬樁帶有明確紀年，是研究控馬樁斷代的珍貴實物；道光年間刻有「六千三百文」銘文的人物馴獅控馬樁，記錄了當時的製作成本；和合二仙造型控馬樁，傳遞着關中民間忍讓包容、和睦處世的人生哲學；唐代晚期胡人馴獅控馬樁，形象地見證了古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背背猴控馬樁取「輩輩封侯」的諧音寓意，寄託着普通百姓對家族興旺的美好期許……人們從這些控馬樁前挨次看去，興致盎然。

明清古民居遷建群落讓人一飽眼福，那些分別從白水、大荔、澄城等地整體遷建而來的古民居，涵蓋官宅、民居、戲樓、門樓、商舖等多種形制，昔日散落渭北、相隔百里的古建，如今在博物院比鄰而居，形成了原汁原味的明清關中古街。所有院落均嚴格遵循「修

舊如舊」原則，完整保留原有建築結構與雕刻細節，讓古建在此重煥生機。據一位從事古建修復的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口述，遷建一座古民居平均耗時三年，其中有一處閻氏老宅院本來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損毀，後來關中博物院從閻氏後人那裏徵集到殘餘構件，對照老照片實地測繪復原，經過歷時近八年的修復，再現了兩進兩院、繁複斗拱彩繪、精美石雕與高大馬頭牆的清代府邸。

在那院落內陳列的明清傢具、名人字畫、木雕造像，以及民俗燈具、牌匾、年畫、日用器具等，詳盡如微地還原了關中百姓舊時起居、飲食、禮儀、勞作的場景。觀眾還可在度量衡展廳，見到大秤秤、象牙戥子，透射着關中古代商貿的繁榮；鎮鎮展廳的各式銅鎖、鐵鎖，凝聚着民間匠人的智慧；民俗器物展廳的食盒、銅鏡、官帽盒，復刻了古人的生活細節；這些藏品記錄着關中百姓的平淡流年與俗世清歡，令當代人回望歷史，感慨萬千。

所謂耐看，還在於關中博物院突破了傳統的靜態陳列，而以多種方式讓非遺文化變成可看、可聽、可體驗的活態文化。該院已成為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他們認為，搶救收藏只是第一步，讓民俗瑰寶活起來、非遺技藝傳下去，才是博物院最重要的使命。華陰老腔、皮影戲、木版年畫、剪紙等多項省級、市級非遺項目，在博物院得以常態表演或展示。院內一處歇宅非遺體驗區，遊客們可親手製作皮影、操控影人演繹關中故事；參與木版年畫印製、剪紙創作、中國結

編織、漢畫像石拓片體驗等互動項目，讓遊客近距離觸摸漢代民俗風情，身在其中，心也其中。

來此參觀過的觀眾有人留言，說這所民俗博物院，是關中文化的「基因倉」和「標本庫」，是連接傳統與當代的文化橋樑。還有人說，這所博物院的創辦，填補了西安乃至全國大型民間民俗文化集中保護展示基地的空白。自二〇〇二年正式建立，二〇〇八年對外開放以來，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逐漸成為西安文化旅游的名片之一，創辦者及經營團隊仍在不斷攻克各種難題，希望民間民俗文化的保護傳承，得到社會更多的參與和助力。這也讓筆者進一步想到，非遺傳承絕非一日之功，一時之力，需要全民素質的提升，代代相傳的投入。

不同於走馬觀花的網紅景點，走進此地需要靜下心、放慢步，細細品味每一件藏品的故事，感受每一項非遺的魅力。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大眾參觀者，無論是年老的長者還是求知的少年，但凡經過沉浸式參觀，都會從中有所發現、有所感悟。這或許正是這所博物院最動人的耐看之處。



▲陝西西安的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

健康生活



人與事
楊不秋

現在和朋友聚會聊天，無論開始於什麼話題，最後總還是會聊到健康和養生。據說這是人到中年，懂得惜命的表現之一。

說到健康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健康飲食。所謂「三餐得宜，百病難侵」。我的一位朋友，她不僅是各種「超級食物」的擁躉，還極其嚴格地控制飲食。為了控糖和增肌，她長期堅持零碳水，只吃優質蛋白和綠色蔬菜。有次我們三五好友約在日式麵館，她望着菜單良久，繼而一本正經地落單：「牛肉烏冬，走烏冬，唔該。」話音一落，服務生以為遇到了來碰瓷的麻煩客人而臉色大變，我們其他幾人則在一邊笑作一團。

作為在黃河邊長大的中原人士，我對碳水還是來者不拒，不過聽說紅肉促炎不利健康，所以長期堅持不碰紅肉。另外我也擔心在外就餐會攝入太多油鹽而保持每天早晨下廚的習慣，自己準備簡單的餐食，非水蒸即白灼，十分清淡。

雖然我和朋友如此高度自律地奉行各自「健康生活」的準則，可最近我們的身體健康卻分別亮起了紅燈。朋友去看中醫調理內分泌紊亂，中醫責怪她：人吃五穀雜糧為生，你怎麼可以常年不吃糧食？

我因為貧血去看醫生，醫生大為不解：又不是因為宗教信仰或者篤信素食主義，你為什麼要放棄紅肉這種優質蛋白？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健康紅燈，我可能一直都還意識不到，我和朋友不過是在以我們自以為「健康」的方式生活，而非健康生活。這樣說起來還真是冤枉，我們抱着追求健康的初心，嚴於律己，甚至於苛刻，結果卻偏離了健康的目標，而且好像還不如縱情吃喝，至少那樣還落得個開心滿足。

這讓我想起了蔡瀾先生。他生前一直常說的人生七字真言：抽煙喝酒不運動。他本人也是說到做到。看幾篇他那些記錄美饌佳釀的文章就知道，他最討厭因為各種「專家說」而畏首畏尾，百般禁忌。豬油、肥肉、火腿、濃普洱、威士忌，他都是真心熱愛也盡享其樂。好一個盡興而歡的快意人生！

確實，健康生活也不僅僅關乎飲食。輕鬆的心態和愉悅的心情，難道就不重要了嗎？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是沒錯，可是人生總也要豁達開朗些才好。想明白了這些，我對健康生活這件事也少了些困惑。這大概也意味着我又向「中年不惑」靠近了一些。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時隔八個月重返比利時梅赫倫城，原是專程為了參觀德威特皇家掛毯工廠而來。哪曾想在做旅途攻略時竟有意外收穫——在西方古典音樂界被譽為「樂聖」的路德維希·凡·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其祖籍竟就在梅赫倫！

在去年的「藝象尼德蘭」專欄中，曾單獨撰文一篇關於梅赫倫市最大教堂聖羅姆波德教堂(Sint Romboutskathedraal)。教堂內現存的一張安東尼·凡·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的祭壇畫《十字架上的基督》無疑是這座主教堂最珍貴的藝術遺產。然而當我去年到訪之時，殊不知貝多芬的爺爺和這座曾經盛極一時的城市和教堂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據史料記載，一七一二年一月五日，老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出生於佛蘭德斯(Flanders)地區的梅赫倫。我們所熟悉的「樂聖」全名和爺爺完全一致，這一家族共用同名的傳統在歐洲屢見不鮮，輩分僅以「老」和「小」來區分，就比如十六世紀佛蘭德斯地區著名的繪畫家族勃魯蓋爾，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是為家族初代「掌門人」，其長子名為小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貝多芬家也如是，其祖父全名為路德維希·凡·貝多芬(Lodewijck van Beethoven)，為和「樂聖」有所區分所以譯名加個「老」字，而弗拉芒語中路德維希的拼法也在小貝多芬於萊茵河畔波恩降生後被德語「Ludwig」拼寫所取代。我才恍然大悟：貝多芬名字中的「凡」(Van)字原是尼德蘭地區的專屬，若祖籍為德國人則應是「馮」(Von)才對。貝多芬的姓氏在荷蘭

祖籍弗拉芒的「樂聖」

語中或許指貝騰霍芬(Bettenhoven)，此乃現比利時南部列日省內瓦隆(Walloon)大區中的一個小鎮。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的全名直譯應是「來自貝騰霍芬的路德維希」。結合上述信息和我國的祖籍論，「樂聖」實為弗拉芒(Flemish)人。

一七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年僅六歲的老路德維希因「嗓音優美」獲准進入梅赫倫聖羅姆波德天主教的唱詩班男孩學校，正式成為一名唱詩班成員。一七二五年十月十二日，他開始師從聖羅姆波德天主教堂的首席管風琴師兼鐘琴師安東·科爾夫斯(Anton Colfs)系統學習通譜記譜法、數字低音，以及羽管鍵琴和管風琴。此後，老路德維希還做過魯汶城堡彼得教堂的男高音及代理樂長，最終受科隆大主教兼巴伐利亞選帝侯克萊門斯·奧古斯特之邀到波恩宮廷效命多年，最終在晚年擔任宮廷樂長，同時兼任指



▲梅赫倫老城中心的童年貝多芬與祖父的雕像。作者攝。

揮和歌手。在小貝多芬三歲時，老路德維希與世長辭。從老路德維希的畢生履歷不難看出，「樂聖」的音樂天賦顯然是有遺傳基因的。區別在於，相較於孫子名震西方音樂史的作曲才華，老路德維希則以美妙的聲線聞名，但音樂世家的卓越基因已毋庸置疑。

在梅赫倫老城中心，至今仍有一條「貝多芬大街」(Van Beethovenstraat)。在靠近河邊的街角處，屹立着一尊童年貝多芬的銅像。儘管「樂聖」本人從未踏足梅赫倫，但這座城市的後人為紀念他與這座城市的聯繫，為他和爺爺老路德維希分別樹立了雕像。背後左手握着一朵金色玫瑰，右手攬着樂譜的小貝多芬一臉嚴肅，凝望着幾米外正對着他的祖父石雕。梅赫倫城以這種方式向這對「子承父業」且青出於藍的祖孫致意。

在離開梅赫倫的返程路上，想到小貝多芬的銅像和他身後不遠處的聖羅姆波德天主教堂，不由得感慨萬千。要知道，當六歲的老路德維希在我已涉足兩次的聖羅姆波德天主教堂獻唱時，如今大教堂中最珍貴的藝術品——凡·戴克的《十字架上的基督》祭壇畫仍懸掛在城內另一座已被毀的方濟各會教堂中。不僅如此，去年我還專程去過老路德維希曾任男高音及代理樂長的魯汶城堡彼得教堂，為的是參觀由迪里克·鮑茨(Dieric Bouts)為教堂所繪的尼德蘭地區首幅以焦點透視法繪製的名作《最後的晚餐》。怎料我在追逐並打卡尼德蘭繪畫大師名作的途中，竟不經意間和「樂聖」祖父老路德維希有了時空交集。明年「樂聖」將迎來逝世二百周年紀念。雖然此行我在途經波恩時因博物館休息而遺憾錯過了他的出生地故居，但卻意外地替他完成了祖籍尋根之旅。此情此景，戴上耳機放出平緩悠揚的《田園交響曲》，那熟悉的旋律似乎更多了一絲鮮活的人文歷史氣息。

三月的加拿大，寒冬仍留戀這片大地，遲遲不肯離去。

打開家門，車道兩邊是幾乎齊肩的雪牆。街道上，滿是一個個白色的雪丘，寬敞的路面被「擠」得狹窄，兩車相遇，必需一輛盡量靠邊停下禮讓，予對方小心翼翼地先行通過。滿眼的雪，令人唏噓，今年的春天為何姍姍來遲？

其實，春的脚步聲已響起。側耳傾聽，屋簷的雪水正像珠鏈般墜下，輝映着柔軟的陽光，一顆接一顆掉到地上，像春意流瀉，那微弱的聲音，不正傳遞着春的訊息？

看的是冬景，聽的是春聲。春和冬在交纏，是冬不願離去，春也依依不捨？還是冬這個四季中最霸道的節季自命不凡，仍要繼續佔據人間天地？太陽似乎站在春的一邊，用逐漸和暖的陽光為春助陣。

這天，趁天氣晴朗，不颳風下雪，溫度回升到零攝氏度以上，我們穿着冬衣，到附近公園散步。這是今年第一次踏足此地。彎彎的小道兩旁，不見以往翠綠的草地，只有白皚皚的雪。一片靜謐，萬籟無聲。有人拖着狗兒出來蹣跚，打照面時互相哈囉一聲。我深深吸一口清新涼爽的空气，心曠神怡。

忽然，兒童遊樂場那邊，傳來一陣孩子清脆響亮的笑聲。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對青年夫婦，趁天氣好，帶兩個孩子出來玩。女孩子在盪鞦韆，像在雪地上飛行；男孩子在溜滑梯，跌落到地上，渾身沾雪，站起來又爬上小梯。那陣陣歡樂、天真無邪的笑聲，似乎打破了沉靜的歡樂。

是春天給孩子們帶來笑聲，還是孩子們的笑聲在召喚春天？
半夜裏，忽然聽見雷聲，外面下起傾盆

大雨。正如氣象台預告，一股低氣壓橫掃安省南部，多倫多將迎來狂風暴雨。雨打着玻璃窗，發出清脆的聲響。大概是春等得不耐煩了，下決心要把冬趕走，把雪被退去，讓地下的綠色生命破土而出，讓光禿的樹枝長出嫩芽。

隔天一看，果然，屋前屋後的雪堆矮了不少。雨過天青，太陽又出來了。那幾天，隨着氣溫回暖，春天的氣息越來越濃。然而冬天仍不服氣。你看，它又用漫天大雪把大地蓋住。而春，不再用強硬手段來對付，只用霏霏細雨，緩慢把屋頂、地上的雪融化。我似乎聽見春在柔聲勸說：走吧，不要叛逆節季輪迴，讓我好好把生命的綠帶給這個世界，讓大地生機勃發，萬物生長。待夏日百花齊放，五彩繽紛；等秋天一片金黃，人們歌唱豐收，那時，再請你到這邊來，任

你肆意開懷。

也許，冬被春的誠懇感動，或是意識到真的不能違背大自然規律，它一步三回頭，不情願地緩緩退卻。冬和春雖然仍交替着，時而下雪，時而下雨，但雪花越來越少，雨越來越多，春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太陽又樂呵呵露面。屋前草地、車道和街邊基本恢復原來面貌。人們開始走出屋外，整理殘冬留下的樹葉。久違了，左鄰右舍的鄰居，寒冬各自開車外出，難得一見，如今一碰面都露出親切的笑容，愉悅地聊幾句。

大嬸說，天道變了，今冬冬天特別多雪，鏟得叫人喘不過氣。大叔接茬道，看外面，又是開玩笑，又是打伏，這世道也亂了。我想，天道也好，世道也好，如果逆潮流而動，終歸都不能得逞。
雨聲、笑聲，迎來了真正的春天。



客居人語
姚船

聽春天